

第二代诗 新编

洪子诚
程光炜

编选

于坚

韩东

吕德安

李亚伟

杨黎

周伦佑

欧阳江河

廖亦武

王寅

陆忆敏

孟浪

翟永明

张枣

唐亚平

骆一禾

海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二代诗新编

洪子诚
程光炜

编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代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54-3310-3

I. 第…

II. ①洪…②程…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653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张:23.375

版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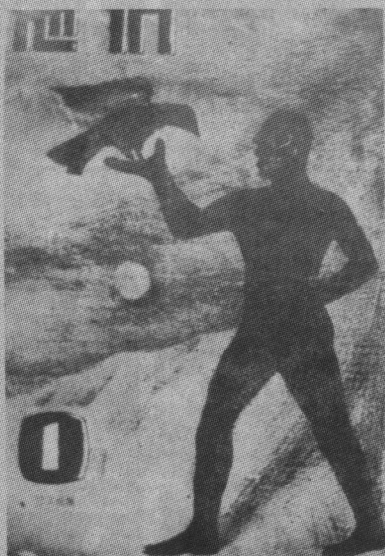
字数:9433 行 印数:1—12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他们》第一辑封面



他们文学社
交流资料之一

小说	李 雷 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	(3)
	阿 童 燕园新会	(12)
	乃 原 我的歌	(17)
	马 原 拉萨河女神	(21)
诗 歌	于 坚 作品第28号 作品第16号 作品第34号 作品第62号 作品第11号	(28)
	水 流 搭车 情诗(一) 男人和女人 村子	(31)
	丁 当 房子 聚会 星期天 给北方的弟兄	(33)
	韩 东 有关大雁塔 我们的朋友 你见过大海 一个孩子的消息 水手 流浪夫 老家的拖鞋	(36)



于坚 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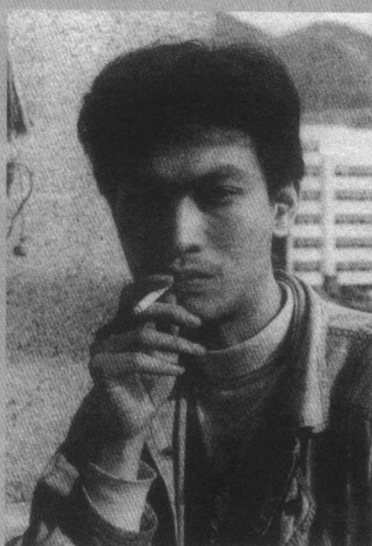
韩东 1985年



—— 非非年鉴 ——	
● 主 编	周伦佑
● 理论副主编	蓝 马
● 作品副主编	刘 涛
● 评论副主编	商仲敏
● 编 委	周伦佑 (兼)
	小 安
	吉本狼格
	刘 涛
	朱 麓
	何小竹
	余 刚
	李亚伟
	陈小豪
	周伦佑
	商仲敏
	毛 野
	胡晓明
	海 兵
	蓝 马
● 本期执行主编	蓝 马
1988 / 理论	



杨黎 1985年



何小竹 1988年

非非主义的使命——

通过我们

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

通过我们

使中国新诗的理论创作与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达成

同步

通过我们

使中国新诗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文学主流

非非主义宣言

(1990.5.4——中国·成都)

古罗马遗址上，那些高高大大的石柱，它们一直矗着。它们一直在想——这是我们的纪念碑吗？它们一直在想——只要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出来，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来毁灭它们，它们能毁灭吗？它们不认为毁灭一直在进行，它们在想，唯一的困难在于，至今为止，我们仍然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化的平衡来“证明”它们就是是以“动物”的方式活着，还是以“植物”的方式活着。我们所有的文化是没有任何能够否定它们这种奇特的生命现象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办法说出它们到底凭着什么方式在想，和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

我们今天宣布：

第一，我们以非非的方式活着；

第二，它们是而非生命；

第三，它们使我们感到非非；

第四，它们使我们成为非非；

第五，我们非非。

我们非非地活着——我们相信，今日的繁荣和辉煌会伴随着伟大的非非，随之而来的非非也……

我们今天以“非非”这个符号，以及它周围那两千多分秒的一大批尚待持续的消灭，正式地宣布。从“非非”的提出开始，我们将努力拓展文化的疆域，直到文化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非非生命体”和“非非思维体”有一种深刻的了解为止。直到我们看见，在这个文化了的世界上加文化了的人出现，在“非非”这个符号上，到处洋溢着“非非价值”为止。

多少个字经过过去，天空还活着，天空

还在想，土地也活着，土地也在想——非非艺术，就是这种天空的艺术，土地的艺术，不仅充满扑朔迷离的天地之谜，而且充满着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功。这便是非非艺术对非非作品的原则要求：成为非非的生命，充满非非思想，而且一直非非地活下去，一直非非地想下去，永远非非地非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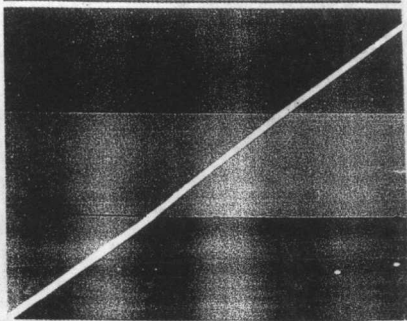
永远非非地非非——那不是在“非非”的，我们看见，那些非非之想，似乎不仅在古罗马遗址的石柱上，它们也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成双成对地打石柱下走过，触摸它、感知它、抚摸它、亲吻它、深深地感到“懂得了”它。感到跟它有同样多同样神奇的思想，我们有时相互拥抱在一起，大的被拥抱在小的怀里，小手被握在老手的手心！因为我们感到那些坚硬的石柱，一直在哭，哭了几个世纪，还在哭，而我们整个地生命也在哭，也在以另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方式无声地加宽地加宽地加宽……我们在石柱对面坐下来，对周围的天空也在哭（痛苦地哭），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哭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会停在这里，当我们继续停着，离开那里，我们知道，我们改变了，我们非非地永远地活下去，哭几个世纪而毫无声音……我们变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非非艺术。我们“自己心里”的非非，跟我们“达成一片”的非非，使我们共同受非非、非非着的非非，以非非文化非非的方式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非非文化领域的非非……

非非，乃非文化思维之对象、形式、内容、方法、过程、途径、结果的总的原则性的特征，也是对宇宙的本原目的“本质性”

非非

FEI FEI POETICAL WORKS AND POETIC



FEI FEI POETICAL WORKS AND POETIC

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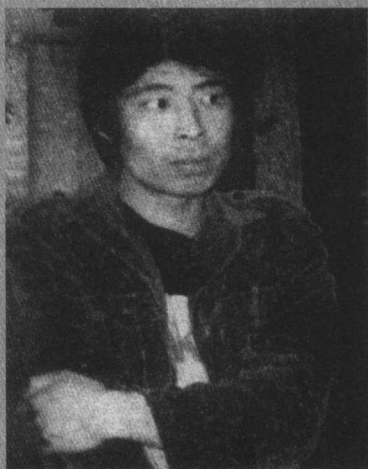
《非非》创刊号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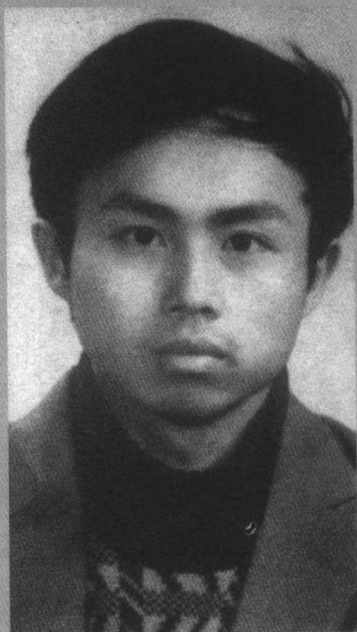
宋渠、万夏、宋炜 1986年



王寅与陆忆敏



李亚伟 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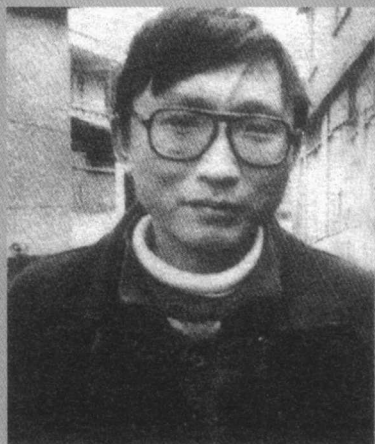
海子 1985年



海子



海子遗物



柏桦 1987年



欧阳江河



西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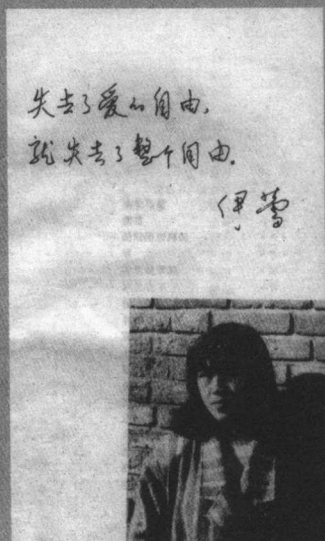


张枣 1985年



1983年写作《女人》
时，朋友高源所摄

翟永明 1983年



伊蕾



海男

莽汉主义(四川)

【艺术自释】

莽汉主义宣言

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

莽汉们老早就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情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率的眼光对现实生涯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

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诗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

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情绪在复杂中趋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路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随顺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时人委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李亚伟执笔,86.8.25)

海上诗群(上海)

【艺术自释】

有人在海上大步行走。我们就是。

上海被推了进来,活生生展开。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只是数学和物理学概念中的一个点。我们深陷其中。作为诗人,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作为人,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双向我们伸来的手。

海面上有冰山正在成长。冰山正在融化。

我们抓住它们。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诗歌生命反托着另一套“生命”,或死物。

我们在海上行走就是在冰山上行走。

技巧隐藏。但目标显现。技巧是首先的、基本的。接下去就不是,根本不足。是语言,是生命。语言和生命所呈现的魅力使我们深陷其中。语言发出的呼唤比生命发出的更亲切、更安详。

我们落水了。或者正离岸靠近,或者正远离。

更重要是活着的人。人类正生活在地球村中。上海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得太近了。人和人为什么并不总能成为邻居,成为朋友?我们的诗歌是村民的诗歌。替换我们身边的都市显得并不重要,我们内心的时空无始无终、无边无际。

我们的脚下出现了船。

诗人是无生的。如果,我们这一群竟也一个不成了诗人,那地属偶然;这正像我们生在上海地属偶然。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我们深陷其中。

(孟浪执笔,一九八六年八月)

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都孤独得可怕,常常走不到一起。他们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写作,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在他们看来,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活计’”,艺术家应该当作手工劳动者看,这种想法使他们保持平静、从容。另说一句,他们干得也不赖。

现在世界上流行着怎样让自己做一个好动物的哲学。好人与坏人也越来越分不清了。不过这没什么。他们深深感到写诗难,做人更难。有什么办法呢?还得写下去,还得好好地做一个人。他们顽固地认为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干你自己的活,一直干到你累死。

他们本来并不想做什么艺术家,在他们诗中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恢复人的魅力而已。如果一首诗不是出自本性,而是因为命运,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始终抱有这样一个信念,人应该成为人的敌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诚,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付出一切;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一手拿着存在的武器,一手拿着虚无的武器。当存在的时候就存在,当存在虚无之后就虚无,所以我们坚信,人将永远不死。

(刘漫流执笔)

【创立时间】 1984年秋。

【主要成员】

默 默 (22岁) 刘漫流 (24岁) 孟 浪 (25岁)
王 寅 (24岁) 海 客 (24岁) 郁 郁 (25岁)

序

洪子诚

与朦胧诗有别的诗

在《朦胧诗新编·序》^①中，谈到新诗潮在朦胧诗之后的演化状况有这样的文字：

在朦胧诗和“‘崛起’论”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今天》作为“诗群”已不存在，“朦胧诗”的势头也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受惠于“朦胧诗”，而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待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在这样的情境下，一种与朦胧诗有别的“新的诗歌”应运而生。关于这一诗歌出现的社会、艺术背景，《朦胧诗新编·序》还做了如下的说明：

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程度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政党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出生于60年代，他们所获得的体验，

^① 《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伟编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而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诗）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表现了对诗歌美学的新见解。“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这些意义含混的口号，成为“新诗潮”在这一期间的新的支撑点。

这种可以归入朦胧诗所属的“新诗潮”脉络的诗歌，其“标志性”作品在1983年和随后几年中陆续出现^①，影响逐渐扩大，推动了80年代诗歌探索的进一步展开。和朦胧诗一样，这种先锋性的诗歌探索，也以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的“民间”活动方式进行。不过，诗歌活跃地域出现了转移。朦胧诗运动的区域，是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之后的探索者的出身和活动地，则主要在南方，如东南沿海的南京、上海，西南的云贵，特别是四川，后者在80年代中期的诗歌运动中爆发了巨大的能量。这种“新的诗歌”在开放个体的体验，开放写作的思想艺术资源上，继续了朦胧诗的路线。不过，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从整体特征而言，朦胧诗更侧重于社会性情感、意志的表达，让位于对个体的日常情感、经验的更多关注。在偏于高亢、理性、浪漫激情，在节奏上偏于急促的朦胧诗之后，诗歌革新的推进需要更多的因素作为动力：比如世俗美学的传统，现代都市生存境遇的经验，日常感性的更为细致的感受力，和对口语在内的现代汉语活力的挖掘、发现等。敏感、生活阴影和细节、内向性、回归质朴平易、反讽调侃……提供了推进这场“运动”继续“飞行”的新的（当然并

① 这些标志“新诗潮”“转向”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作品39号》，柏桦的《表达》，张枣的《镜中》、《何人斯》，翟永明的《女人》、《静安庄》，杨炼的《诸日朗》，以及廖亦武、万夏、李亚伟、欧阳江河等的一些作品。

非惟一的)想象力。

将这种当时基本上不被“主流诗界”认可的诗歌现象在“正式”出版物上加以集中展示的,是1986年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①。其后,一些文学报刊^②,以及若干诗歌选本^③,为这一既丰富、也混杂的诗歌现象的“浮出历史地表”,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新的诗歌”的命名

这一诗歌潮流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其间和事后,当事人和研究者相继给以命名。命名本身,在当时和后来(尤其在90年代),牵涉到“新诗潮”内部有关诗歌革新路向,和诗歌“秩序”确立的分歧、矛盾。命名最初是为了与朦胧诗进行区分,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



① 1986年9月底到10月,由徐敬亚、姜诗元等策划,《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安徽合肥)联合用7个整版的篇幅,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展示朦胧诗之后由一百多位诗人组成的六十余家自称的“诗派”。主持者在“大展”的“广告语”里对当时“民间”的诗歌景观做了这样的描述:“……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80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1986年9月30日的《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

② 在1986年到1989年间,陆续刊发“第三代”诗人作品的报刊有《中国》、《诗歌报》、《诗刊》、《人民文学》、《作家》、《山西文学》、《关东文学》等。

③ 如1986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探索诗选》,1987年6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1988年9月同济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1990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陈超著)。

上，显然有较为温和与较为激烈的差异^①。开始曾使用“更年轻一代”的“中性”的说法。接着，又有“第二次浪潮”^②、“后崛起”^③、“后新诗潮”的名称出现。1986年，主持文学刊物《中国》的牛汉，把当时进行探索的“20岁上下”的，具有先锋艺术倾向的诗人，统称为“新生代”^④。后来，有研究者又使用了诸如“实验诗”、“后朦胧诗”^⑤等概念。在诸多称谓中，“第三代”（“第三代诗”）这一称谓最为流行。

虽说“第三代诗”的说法得到许多身置其间的诗人、诗评家的认

① 强调与朦胧诗的“断裂”，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策略：“围绕‘朦胧诗’展开的论争余波未消，‘北岛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认为北岛们已经成为传统还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提法，更极端的，则有‘pass北岛’、‘打倒北岛’云云。”（唐晓渡《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由尚仲敏执笔补写的“大学生诗派宣言”称：“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这便是它动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过如此：捣碎！打破！砸烂！”（《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185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而事实上，“‘第三代诗’恰恰是在饱吸了北岛们的汁液后，渐渐羽毛丰满别具一格的”（陈超《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打开诗的漂流瓶》第257页）。

② 1986年3月，“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推出”朦胧诗之后的“第二次浪潮”的作品。

③ “后崛起”是徐敬亚在80年代中后期使用的概念。见他在此时发表的文章《历史将收割一切》、《圭臬之死》等文章。

④ 《中国》（北京）1986年第6期“编者的话”。

⑤ 唐晓渡、王家新选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1993年，万夏、萧萧编辑、出版了两册的《后朦胧诗全集》。臧棣在90年代初发表《后朦胧诗：一种写作的诗歌》的论文。

可，但在诗歌代际的具体划分上，其实并不完全相同^①。更重要的是，对“第三代诗”涵盖的对象、诗歌的特征，理解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一种意见是，它专指始于80年代前期由韩东、于坚等提倡，由“他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社团继续展开的诗歌；主张诗与“日常生活”建立有“实效”性质的连接，与“浪漫主义”模式（诗意性质，语言构成等）保持警觉的距离，在诗歌风貌上呈现“反崇高”、“反意象”和口语化的倾向^②。其他的理解，则倾向于将“第三代诗”看做“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写作的整体，即“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因而“新生代”、“后朦胧”、“实验诗”与“第三代诗”是几可互换的概念。就后面的理解而言，“反崇高”、“口语化”等特征并非“第三代诗”的全部；粗略而言，与此并存的还有别一倾向的展开，即继续着“现代主义”的艺术态度，将超越的浪漫精神和诗艺的“古典主义”结合，在展开的现实背景上，执



① 关于“第三代”的提出，据柏桦的回忆，“第三代诗人”是1982年10月由四川的万夏、胡冬、廖希等提出的。当年暑假，四川的成都、重庆、南充等地的多所大学诗社代表30余人，在重庆聚会，将他们“这一代”命名为“第三代诗人”（第一代为郭小川、贺敬之，第二代是北岛等的“今天派”）。《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民刊，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1985年第1期的“第三代诗会”专栏的“题记”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另外的划分方式还有：“朦胧诗”的北岛们是第一代，杨炼等的“文化诗派”是第二代，之后是第三代。

② 徐敬亚：“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历史将收割一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前言）。周伦佑1991年的《第三代诗人》一诗写到：“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

着于人的精神的提升^①。但后面的这种处理方式，在 90 年代的诗歌论争中，受到一些诗人、诗评家的激烈反对。

“第三代诗”概念内涵的偏移，还表现在“代际”关系的理解上。在 80 年代，它更侧重标明不同的诗歌倾向。但 90 年代中期以后，在一些使用者那里，却普遍地看做是包含“诗歌进化”意味的代际关系^②。这也是时间在概念上留下的擦洗痕迹。

主要的诗歌社团和现象

80 年代的“第三代诗”运动，主要以组织社团、“非正式”出版诗刊（诗报）的方式进行。“团伙”的集结方式在特定情景下，显然有助于制造大规模“哗变”的景观，改善他们的“地下”的生存状况。这期间，各地相继出现了名目繁多的诗歌社团、刊物。如前面所说，这一新的浪潮主要分布于南方诸省。另一特点是，大学成为以学生为主体的诗歌社团策划“运动”的“密室”和演出的舞台。80 年代的民间诗歌社团中，当时有影响的有：

1984 年前后在四川出现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前者的成员有石光华、杨远宏、宋渠、宋炜、刘太亨等，后者则有廖亦武、欧阳江河诸人。在诗歌方法等方面，与杨炼当时的诗歌探索存在一定

① 李振声《季节轮换》第 1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6 年。唐晓渡、王家新主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 年），万夏、萧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1993 年）的编辑方针都体现了这种理解。陈超在《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中也注意到“第三代诗”的复杂性，认为它“粗略划分可有两大类型：个人日常生活方式体验类型和现代野性类型。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也值得注意：一种是目下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探求，一种是对‘超语义’、‘超情感’的探求”。

② 参与“非非主义”的杨黎说：“第三代人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之类了。”（见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年）。但后来，“第三代”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又被转换为“断代”的标识，因而，理所当然地又出现“第四代”、“70 年后诗人”、“中间代”等称谓。